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陳文卷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許亨

亨字亨道

通典作許  
通避唐諱

高陽新城人梁太子中庶子懋子爲安東

參軍兼大學博士尋除平西記室參軍太清初爲征西中記室

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邵陵王引爲諮議參軍王僧辯

襲郢州召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沈炯對掌書

記敬帝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陳受禪授中散大夫領羽林監

遷太中大夫領大著作天嘉中攝太常卿宣帝卽位拜衛尉卿

太建二年卒有梁史五十三卷

奏南郊不宜祭五祀

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  
祭五祀臣案周禮曰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白血起貴氣臭

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于地。故與埋沈隤祭同爲陰祀。既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間丘不宜重設。隋書禮儀志云。大嘉中。南郊太中大夫領大著作攝太常卿許亨奏制曰。可。又見通典四十二。

奏南郊宜除風伯雨師星位

梁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卽星也。故郊雩之所皆兩祭之。臣案周禮大宗伯之職云。禋燔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眾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卽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隋書禮儀志云。一亭又奏制曰。若郊祀奏郊祀宜三獻。星位任卽除之。又見通典四十二。

梁儀注曰。一獻爲質。三獻爲文。事天之事。故不三獻。臣案周禮司樽彝所言。三獻施于宗祀。而鄭注一獻施于羣小祀。今用小祀之

禮施于天神大帝梁武此義爲不通矣且樽俎之物依于質文拜  
獻之禮主于虔敬今請凡郊丘祀事準于宗祧三獻爲允隋書禮  
志一  
字又奏制曰依議  
又見通典四十二

張種

種字士苗吳郡人宋廣州刺史辯孫仕梁王府法曹遷外兵參  
軍歷中軍宣威王主簿除始豐令入爲中衛西昌侯西曹掾免  
侯景之亂遁還鄉里承聖中起爲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貞陽  
侯卽位除廷尉卿太子中庶子敬帝卽位爲散騎常侍遷御史  
中丞領前軍將軍陳受禪爲太府卿文帝卽位歷左民尚書侍  
中領步兵校尉遷太常卿廢帝卽位加領弘善宮衛尉東揚揚  
州大中正宣帝卽位遷都官尚書領左驍騎將軍進中書令累  
封無錫嘉興縣侯月疾授金紫光祿大夫太建五年卒年七十  
贈特進諡曰元有集十四卷

與沈炯書

虎丘山者吳岳之神秀者也雖復峻極異于九天隱磷殊于太一  
衿帶城傍獨超眾嶺控繞川澤頽絕羣岑若其峯崖刻削窮造化  
之瑰詭絕澗杳冥若鬼神之房翳珍木靈草茂瓊枝與碧葉飛禽  
走獸必負義而膺仁是已歷代高賢輕舉棲託梵臺雲起寶刹星  
懸自非玉牒開祥金精蘊耀豈其神怪若此者乎

張立

藝文類  
張人

立仕梁末詳陳初爲振遠將軍梁州刺史

請墾植沙漲表

乙亥歲八月丹徒蘭陵二縣界遺山側一旦因濤水涌生沙漲周

旋千餘頃並膏腴堪墾植

陳書武帝紀  
永定二年

蔡景歷

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仕梁爲海陽令武帝鎮京口召爲征

北記室參軍、永聖中授通直散騎侍郎、敬帝卽位除司空從事  
中郎、遷給事黃門侍郎、陳受禪除祕書監、中書通事舍人坐事  
降爲中書侍郎、文帝卽位復爲祕書監、封新豐縣子、累遷散騎  
常侍、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免、廢帝卽位起爲鎮東鄱陽王諮  
議參軍、兼太府卿、宣帝卽位遷宣惠豫章王長史、帶會稽太守  
行東揚州事、入爲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遷太子左衛  
率、坐事徙會稽、後爲征南鄱陽王參軍、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  
史中丞、守度支尚書、太建十年卒、贈太常卿、諡曰敬、重贈中領  
軍、禎明初配享高祖廟庭、重贈侍中、中撫軍、諡曰忠敬、有集五  
卷、

大行俠御服議

雖不悉進、案山陵有凶吉羽儀、成服唯凶無吉、文武俠御、不容獨  
鳴玉珥貂、情禮二三、理宜縗斬、陳書劉師知傳高祖崩六日成服  
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人

所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服  
劉師知議須服縗經中書舍人蔡景歷亦云

又議

俠御之官本出五百爾日備服居廬仍于本省引上登殿豈應變  
服貂玉若別攝餘官已充簪珥則爾日便有不成服者山陵自有  
吉凶二儀成服凶而不吉上同

荅陳征北書

蒙降札書曲垂引逮伏覽循回載深欣暘竊呂世求名駿行地能  
致千里時愛奇寶照車遂有徑寸但雲咸斯奏自輟巴渝杞梓方  
雕豈盼樗櫟仰惟明將軍使君侯節下英才挺茂雄姿秀拔運屬  
時艱志匡多難振衡岳而綏五嶺滌澣源而澄九派帶甲十萬疆  
弩數千誓勤王之師總義夫之力鯨鯢式翦役不踰時氛霧廓清  
士無血刃雖漢誅祿產舉朝實賴絳侯晉討約峻中外一資陶牧  
比事論功彼奚足算加已抗威充服冠蓋通于北門整席徐方詠

歌溢于東道。能使邊亭卧鼓。行旅露宿。巷不拾遺。市無異價。洋洋  
乎功德政化。曠古未儔。諒非膚淺所能殫述。是日天下之人向風  
慕義。接踵披衿。雜遝而至矣。或帝室英賢。貴遊令望。齊楚秀異。荆  
吳岐嶷。武夫則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陸拔山岳。水斷虬龍。六鈞之  
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劍。短兵交接。攻壘若文鴛。焚艦如黃蓋。百戰  
百勝。貔貅爲羣。文人則通儒博識。英才偉器。雕麗暉煥。摛揆絢藻。  
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  
羸軍卻。復有三河辯客。改哀樂于須臾。六奇謀士。斷髮反于倏忽。  
治民如子賤。踐境有成。折獄如仲由。片辭從理。直言如毛遂。能厲  
主威。銜使若相如。不辱君命。懷忠抱義。感恩徇己。誠斷黃金。精貫  
白日。海內雄賢。牢籠斯備。明將軍徹鞍下馬。推案止食。申爵曰。榮  
之。築館以安之。輕財重氣。卑躬厚土。盛矣哉。盛矣哉。抑又聞之。戰  
國將相。咸推引賓遊。中代岳牧。並咸延僚友。濟濟多士。所已成將。



軍之貴、但量能校實、稱才任使、員行方止、各盡其宜、受委責成、誰不畢力、至如走賤妄庸人耳、秋冬讀書、終慙專學、刀筆爲吏、竟闕異等、衡門褻素、無所聞達、薄官輕資、焉能遠大、自陽九遘屯、天步艱阻、同彼貴仕、溺于巨寇、亟鄰危殆、備踐薄冰、今王道中興、慙憂啟運、獲存微命、足爲幸甚、方歡飲啄、是謂來蘇、然皇鑒未反、宛洛蕪曠、四壁固三軍之餘、長夏無半菽之產、遨遊故人、聊爲借貸、屬此樂土、洵美忘歸、竊服高義、暫謁門下、明將軍降弓顏色、二三士友、假其餘論、營蒯不棄、折簡賜留、欲呂雛鰲、廁鴛鴻于池沼、將移瓦礫、參金碧之聲價、昔折脅遊秦、忽逢盼采、檐簷入趙、便致畱連、今雖羈旅、方之非匹、樊林之貴、何用克堪、但眇眇纖蘿、憑喬松、自猿、蠢蠢輕蚋、託驂尾而遠翫、竊不自涯、願備下走、且爲腹背之毛、脫充鳴吠之數、增榮改觀、爲幸已多、海不厭深、山不讓高、敢布心腹、惟將軍覽焉、

陳蕃蔡景歷傳

毛喜

喜字伯武，滎陽武人。起家梁中衛西昌侯行參軍，遷記室參軍。元帝召爲尚書功論侍郎，陷入周。陳天嘉初，南歸爲宣帝驃騎府諮議參軍，領中記室。及卽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遷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封東昌縣侯。母憂奪情，起爲明威將軍，改宣遠將軍。義興太守入爲御史中丞，服闋加散騎常侍。五兵尚書參掌選事，加侍中，授散騎常侍、丹陽尹。遷吏部尚書。後主卽位，授信威將軍。永嘉內史改南安內史。禎明元年，徵爲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道卒，年七十二。

與釋智顗書

繫年仰系，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前行道，欣羨無極。又聞欲于天台營道場，當在夏竟耳。學徒遠近歸依者，理應轉多。安心林野，法喜自娛。禪講不輟耳。四十二字門令附難留多時，讀竟不解。無

因諮訪爲恨轉積南嶽亦時有信照禪師在嶽嶺徒眾不異大師  
在時善公于山講釋論彼於邑遲望還綱維大法不耆歸鍾嶺攝  
山亦是棲心之處何必適遠方詣道場希勿忘京師邊地之人豈  
知迴向傾心無時不積未因接顏色東望欲滿敬德信人今返自  
書不具弟子毛喜和南

又書

弟子諸弟及兒等悉蒙平安第三任鄱陽郡第二爲豫章王司馬  
第四大延卿第五入閣任度支郎大兒由在東宮爲中書舍人仰  
蒙垂顧目大善知識大同學輒復遠諮釋藏起字二號  
國清百錄二

又書

秋色尚熱道體何如禪禮無乃損德弟子老病相仍湯藥無效兼  
不得自閑轉有困爾仰承移往佛隴永恐不復接顏色悲慨但深  
仰惟木石曠濟爲業獨守空巖更恐違菩薩誓被之旨近與徐丹

陽諸善知識共詳量等是一山、鍾嶺天台亦何分別、必希善加三思、不滯于彼我、京師彌可言師、一二因茲師口具其閒、願敬道德弟子毛喜和南、同上

又書

適奉南嶽信、山眾平安、弟子有荅具述甲乙、後信來曾有音外也、今奉寄臘香二片、熏陸香二斤、檳榔三百子、不能得多、示表心勿責也、弟子毛喜和南、同上

又書慶講

今者仰餐敷說、訓往綽然、道俗嗟味、般若照明、豈是拙辭所能稱述、弟子毛喜和南、同上

宗元饒

元饒、南郡江陵人、仕梁爲本州主簿、遷征南行參軍、轉外兵、歷司徒王僧辯主簿、陳受禪、除晉陵令、入爲尚書功論郎、使齊還

爲廷尉正遷太僕卿領本邑大中正中書通事舍人宣帝卽位  
轉廷尉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遷御史中丞出爲貞  
威將軍南康內史入加散騎常侍荆雍湘巴武五州大中正重  
領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歷左民尚書右衛將軍領前將軍遷吏  
部尚書太建十三年卒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

奏劾陳哀

臣聞建旗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是肆徵  
賦無厭天網雖疏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哀  
因藉多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由私加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  
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尅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彌俟寬惠應斯  
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  
之懷誠無素蓄而稟茲嚴訓可召厲情遂乃擅行賦斂專肆貪取  
求粟不厭愧王悅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寘曰嚴科實

惟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袁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

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

陳書宗元饒傳

奏劾蔡景歷

臣聞士之行己忠已事上廉已持身苟違斯道刑茲罔赦謹案宣  
遠將軍豫章內史新豐縣開國侯景歷因藉多幸豫奉興王皇運  
權輿頗參締構天嘉之世贓賄狼藉聖恩錄用許已更鳴裂壤崇  
階不遠斯復不能改節自勵已報曲成遂乃專擅貪汙彰于遠近  
一則已甚其可再乎宜寘刑書已明秋憲臣等參議已見事免景  
歷所居官下鴻臚削爵土謹奉白簡已聞

陳書蔡景歷傳

測獄刻數議

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佳已會

優劇

陳書沈洙傳梁代舊律測四日一上起哺鼓盡二更范泉定

議已爲宜依范泉前制高宗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

顧越

越字思南

南史作允南

吳郡鹽官人仕梁爲揚州議曹史兼太子左

率丞補五經博士紹泰初遷國子博士陳文帝卽位除始興王

諮議參軍侍東宮讀除給事黃門侍郎廢帝初除通直散騎常

侍中書舍人被譖下獄免太建元年卒于家年七十八

春宮輔弼未極時選疏

臣梁世薄宦祿不代耕季年板蕩竄身窮谷幸屬聖期得奉昌運  
朝廷召臣微涉裁學遠垂徵引擢臣已貴仕資臣已厚秩二宮恩  
遇有異凡流木石知感犬馬識養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皇天  
子天下之本養善春宮臣陪侍經籍于今五載如愚所見多有瞻  
官輔弼丞疑未極時選至如文宗學府廉絜正人當趨奉龍樓晨  
游夕論恆聞前聖格言往賢政道如此則非僻之語無從而入臣  
年事侵迫非有邀求政是懷此不言則爲有負明聖敢奏狂瞽願

留中不泄南史七十一

劉師知

師知沛國相人仕梁歷王府參軍紹泰初爲中書舍人入陳至文帝卽位遷鴻臚卿天嘉初坐事免尋復爲中書舍人光大元年矯詔令安成王還東府事覺下北獄賜死

大行俠御服議

旣稱成服本備喪禮靈筵服物皆悉縞素今雖無大行俠御官事案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縗斬唯著鎧不異此卽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座須服縗經陳書劉師知傳高祖崩六日座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服師知議又議

左丞引梓宮附山陵靈筵附宗廟必有吉凶二部成服不容上凶博士猶執前斷終是山陵之禮若龍駕啟殯鑾輿兼設吉凶之儀



由來本備準之成服。愚有未安。夫喪禮之制。自天子達。案王文憲喪服明記云。官品第三侍靈人二十。官品第四下達士禮侍靈之數。並有十人。皆白布袴褶。著白絹帽。內喪女侍數如外。而著齊縗。或問內外侍靈是同。何忽縗服有異。荅云。若依君臣之禮。則外侍斬。內侍齊。頃世多故。禮隨事省。諸侯已下。臣吏蓋微。至于侍奉多出義附。君臣之節不全。縗冠之費實闕。所曰因其常服。止變帽而已。婦人侍者。皆是卑隸。君妾之造。既純服章。所曰備矣。皇朝之典。猶自不然。已此而推。是知服斬。彼有侍靈。則猶俠御。既著白帽。理無彤服。且梁昭明儀注。今則見存。二文顯證。差爲成準。且禮出人情。可得消息。凡人有喪。既陳筵几。總帷靈房。變其常儀。蘆箔草廡。卽其凶禮。堂室之內。親賓具來。齊斬麻紼。差池哭次。玄冠不弔。莫非素服。豈見門生故吏。綃縠間趨。左姬右姜。紅紫相揉。況四海遐密。率土之情是同。三軍縞素。爲服之制斯一。遂使千門旦啓。非塗

聖于彤闈百僚戾止變服處于朱戟而耀金在列鳴玉節行求之  
懷抱因爲未愜準曰禮經彌無前事豈可成服之儀譬曰山陵之  
禮葬旣始終已畢故有吉凶之儀所謂成服本成喪禮百司外內  
皆變吉容使御獨不何謂成服若靈無使御則已有則必應褻服  
陳書劉師知傳時曰二議不同乃取左丞徐陵決斷陵斷同博士議師知又議

矯敕出安成王

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

陳書世祖沈皇后傳

侍中沈府君集序

陳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言  
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世賢焉至如敦厚  
之詞足目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固之節可目宣被股肱邦之光  
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猶曰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  
篤天倫義感殊類有美于斯鬱爲高士則余與大子古所謂世親

者歟亦所謂友益者歟疇昔一面揭來二紀自總角而接清塵蒙  
長者之嘉懽屯儉驟更懽娛中阻班超既反威靈猶存春秋美景  
朝遊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不肖齒義懸絕降德亡年交  
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己難忘南浦之送未淹北邙之辭仍及于時  
屬有烽燧方勤帷辰遂使褐裘莫計寶劍無追痛此生芻同茲宿  
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贖若乃帳懸秋月一雁孤飛花落春風數鷗  
爭弄伯身之絃寂寥長絕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盛烈清徽便傳  
乎帝載遺文餘論被在平民謠者斯所目沒而猶彰死且不朽今  
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爲後集

裁文類聚  
五十五

蕭沈

沈梁書作統初爲鎮西法曹行參軍太平元年封巴陵王奉齊  
後

請曰第六皇弟昌封衡陽王表

臣聞宗子維城、隆周之懋軌、封建藩屏、有漢之弘規、是日卜世斯永、實資邢衛、鼎命靈長、實賴河楚、伏惟陛下神猷光大、聖德欽明、道高日月、德侔造化、往者王業惟始、天步方艱、參奉權謨、匡合義烈、威略外舉、神武內定、故曰再康禹迹、大庇生民者矣、及聖武升遐、王師遠次、皇嗣復隔、繼業靡歸、宗祧危殆、綴旒非喻、旣而傳車言反、公卿定策、纂我洪基、光照景運、民心有奉、園寢克寧、后來其蘇、復在茲日、物情天意、皎然可求、王琳逆命、道誅歲久、今者連結犬羊、乘流縱壘、舟旗野陣、綿江蔽陸、兵疲民弊、杼軸用空、中外騷然、藩籬罔固、乃盱眙當朝、憑流授律、蒼兕旣馳、長蛇自剪、廓濤四表、澄滌八紘、雄圖遐舉、仁聲遠暢、德化所覃、風行草偃、故曰功深于微禹、道大于惟堯、豈直社稷用靈、斯乃黔黎是賴、第六皇弟昌近、日妙年出質、提契寇手、偏隔關徼、旋踵末由、陛下天倫之愛、旣深、克讓之懷、常切、伏日大德無私、至公有在、豈得徇匹夫之恆情、

忘王業之大計、憲章故實、式遵典禮、欽若姬漢、建樹賢戚、湘中地  
維形勝、控帶川阜、扞城之寄、匪親勿居、宜敝服衡疑、兼崇徽飾、臣  
等參議、目昌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潯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湘  
州牧、封衡陽郡王、邑五千戶、加給皁輪三望車、後部鼓吹一部、班  
劍二十人、敝可奉行、陳書衡陽獻王昌傳

謝岐

岐、會稽山陰人、仕梁爲尚書金部郎、山陰令、侯景亂、流寓東陽、  
景平、依張彪爲東揚州司馬、彪敗、武帝引參機密、兼尚書右丞、  
及受禪、除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仍兼右丞、天嘉二年卒、贈  
通直散騎常侍、

大行俠御服議

靈筵祔宗廟、梓宮祔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  
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苴縗、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

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展、共在西階、稱爲成服、亦無  
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纓紼、案梁昭明太  
子薨、略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皆服重、而侍中至于武衛、最是  
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平吉不異、左丞旣推弓山陵事、愚意或謂與  
成服有殊、若爾日、俠御文武不異、維侍靈之人、主書、宣傳、齋幹、應  
救、悉應不改、

陳書劉  
師知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高岡王毓藻校刊

全陳文卷十五終

全陳文卷十五

謝岐

七

全陳文卷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張正見

正見字見蹟清河東武城人梁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國左常侍元帝卽位拜通直散騎侍郎遷彭澤令後避地匡俗山陳受禪除鎮東都陽王墨曹行參軍兼衡陽王府長史歷宜都王限外記室撰史著士帶尋陽郡丞累遷尚書度支郎通直散騎侍郎大建中卒有集十四卷

石賦

連山蔽虧巨石欹崎上與雲而蔚會下激水而推移舒丹霞于九折混白露于三危鎮方城于漢水固天闕于湯池依島嶼而繇邈住谿壑之嶮巖開五嶽之靈圖集九老之仙都韜神弓于射的產利劍于昆吾魚躍湘鄉之水雁浮平固之湖墮山鵲之金印碎驪

龍之寶珠、奄謁披衣、氤氲翠微、精衛取而填海、天孫用已支機、隨西王而不落、傍東武而俱飛、爾乃蘊怪含靈、懷奇蓄變、獸形鳥像、畜身人面、已休陳倉之雞、復舞零陵之燕、迎一童于洛陽之水、送五婦于成都之縣、帝王憩而投壺、仙人坐而高宴、架滄海之神塘、儼夷陵之瑞場、發黃金之祕簡、隱白玉于仙牀、雙立天門之郡、特起縉雲之堂、李廣射而爲虎、初平叱已成羊、圖孔明之八陣、互吳橋之三梁、驚神人于武落、駭商客于麗塘、

載文類聚六初學記五

### 山賦

何神山之峻美、諒苞結之所成、東垂曰泰、南服稱衡、西戎所擅、北狄標名、于是堯值洪流、沿天襄陵、禹敷水土、奠高榑木、眾川旣導、羣岳自修、潛通四瀆、鎮歷九州、森羅辰象、吐吸雲霧、深不可測、遠不可步、於廊靈山、長爲作固、爾其爲狀也、則武當太和、武功太白、崑崙五門、扶靈三石、峯高一萬、峭峙三百、登而眺之、則千里無極、



俯而臨之則萬仞難測映白鶴而同高混青天而共色

藝文類聚七

### 襄桃賦

巖巖秀峰吐桂榮松獨天桃之灼灼輕擢采于寒蹤爾乃萬株成  
錦千林侶翼苔書波文花然樹色發秦源而逸氣飄漢綬而流芳  
譬蘭缸之夜炷似明鏡之朝妝成蹊列逕光崖豔汜間真定之蒼  
梨維房陵之縹李芬芳難歇照耀無儔舒若霞光欲起散侶電采  
將收既而風落新枝霜飛故葉歎垂釣之妖童怨傾城之麗妾

藝文類聚八十六初學記二十八

### 謝賜錢啟

豈期疲痾壁立猥蒙殊賜名稱榆莢非投飲馬之橋價重圓泉  
棄呪籛之野暫移周府纔經漢鑄始降王門忽光私室青鳬委質  
笑夷甫之不言赤仄垂緡重河間之能數

初學記二十七

### 陳暄

暄義興國山人梁仁威將軍慶之幼子仕梁入陳至司農卿與江總孔範等十餘人爲後主狎客

應詔語賦

覈生民之要技實言語曰爲前樞機誠爲急務筆札乃是次焉擬金人于右階稱石人于左邊鄭僑戎服而無媿張儀舌存而理瘥唯諾唯辯何者是與故知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若乃遼城嶮峻齊陳交加燕將怒懼漢帝咄嗟魯連纔吐數句鄒子直御單車息十重之縈帶賢百萬之誼譁至于蘭臺靜祕華燭高明徐斟桂醕緩奏秦聲二三朋好數四才英旣說前賢之往行重覩生死之交情扼腕抵掌懷袂肝衡當斯時也何者爲榮欲同吃如鄧士載欲作辯倡吳君卿爲守爲相竝如此少意少事不成名

藝文類聚十九

食梅賦

魏無林而止渴范畱信而前嘗賜一時之名果遂懷核而矜莊昔

詠酸棗之亭。今食酸味之梅。眼同曹瞞之見樹。形異韋誕之聞雷。習既咽而思鵬。杖闕欲死而想仙杯。非投壺而天笑。等王孫而客

吟。

藝文類聚八十六  
初學記二十八

奏請詔智顗還都

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鏡淵海。昔在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

法雲東蕙。願陛下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

續高僧傳二十一  
智顗

與兄子秀書

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于往日。老而爛蕉。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于地下。汝欲笑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立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畱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怪。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于顏原。名未動于

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曰。飲酒爲非。吾不日飲酒爲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日濟舟。亦可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干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干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策。徧布朝野。自言焦棟。亡也。秦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錯。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連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前史六十  
一陳隨傳

傳緯

緯字宜事北地靈州人梁末爲王琳記室琳敗入陳除撰史學士歷司空記室參軍遷驛騎安成王中記室除散騎侍郎鎮南始興王諮議參軍兼東宮管記歷太子庶子僕後主卽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被譖下獄後上書忤旨賜死有集十卷

笛賦

貞筠翠節冒霜停雪江潭薦竿巴人所截五音是備六孔斯設殊響抑揚似出平陽曲疑高殿聲幽洞房旣逐舞而迴袖亦將歌而繞梁忽從弄而危短乍調吹而柔長于是時也趙瑟輟謳齊竿息唱見象筵之悅耳聽清笛之寥亮

初學記十六

博山香鑪賦

器象南山香傳西國下譖巧鑄兼資匠刻磨火埋朱蘭烟毀黑結構危峯橫羅雜樹寒夜含暖清霄吐霧制作巧妙獨稱珍淑氣氛

氣長偕春隨風木勝千釀酒散復還如一頑人

初學記二十五

獄中上陳後主書

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慾遠詔侯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食菽粟百姓離散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捐耗神怒民怨眾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

陳書傅縡傳南史六十九

文苑英華六

百七十三

明道論

並序

絳篤信佛教從興皇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髡法師著無諍論目詆之絳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其論曰

無諍論言比有弘三論者雷同詆訶恣言罪狀歷毀諸師非斥眾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懷而競獨勝方與數論更爲讐敵讐敵

既構諍闕大生，言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苦聚集。荅曰：三論之興，爲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大化流而不擁，玄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搏運，蹇乘決羽，豈能期望于其間哉。頃代澆薄，時無曠上，苟習小學，言化蒙心，漸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繁，本源日翳，一師解釋，復異一師，更改舊宗，各立新意，同學之中，取寤復別，如是展轉，添糅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準，擇而行之，何者爲正，豈不渾純傷竅，嘉樹斃耳。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蛇，已無當之厄，同畫地之餅矣。其于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觀緣爾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恍杳冥，或彌綸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卽事而非遠，凡相酬對。

隨理詳覈、有何嫉詐、干犯諸師、且諸師所說、爲是可毀、爲不可毀、若可毀者、毀故爲衰、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敎有大小、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邪、斯則褒貶之事、從弘放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邪、且忿恚煩惱、凡夫恆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豈可曰三脩未慙、六師懷恨、而蘊涅槃妙法、永不宣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悟、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亦異、或有辭意相反、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已行無諍、外不違而內平等、譬敵鬪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鬪諍者所畏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導、則不如此、卽習行于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既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呵毀之興、盛于茲矣、吾願息諍、曰通道讓勝、曰忘德何必排撥異家、生其悲怒者乎、若中道之心、行于成實、亦能不諍、若曰偏



著之心說于中論亦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偏在一法蒼曰崑山  
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所賞末衷其節彼靜守幽谷寂爾無爲凡  
有訓勉莫匪同志從容語嘿物無間然故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  
之敷囑地勢不然處王城之隈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客唇吻  
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膽披堅執銳聘異家衍別解窺  
伺間隙邀冀短長與相酬對權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  
必須掎摭同異發摘疵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曰此爲病益  
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爲法師所貴邪法師  
又言吾願息諍曰通道讓勝曰忘德道德之事不止在諍與不諍  
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世間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若爲  
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  
矣欲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致乖  
但須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旨言諍與不諍偏

在一法何爲獨褒無諍耶詎非矛盾無諍論言耶正得失勝負是非必主于心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已偏著爲失言無是無非消彼得失已此論爲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爲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于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靈不在勝者乎斯則矜我爲得棄他之失卽有取捨大生是非便是諍論荅曰言爲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是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于心造僞已使口口行詐已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已曲陳教誡深致防杜說現在之殃咎敘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甚于日月猶在忘愛軀冒峻制陷湯炭甘齏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作而同首革音耶若以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亦無所包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敝也已德雖優亦聖人之教

也。我勝則聖人勝，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然。于彼于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案劍，終夜擊柝，瞑目已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論說，而使我謙退？此謂鴈鵬已翔于寥廓，而虞者猶窺轍澤而求之，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于內外。子所言須諍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爲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于此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末不諍，是物之真矣。荅曰：諍與不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末？于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望後，則爲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爲彼，此呼彼爲彼，彼此之名的居誰處？已此言之，萬事可知也。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恆專邪？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

入牢矣。受羈繼。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爲也。無不爲也。善惡不能值。而未嘗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是曰聖人念繞。桎之不服。愍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有類。雖鱗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髣髴遺路。勉勵短晨。日常念己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而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較。我思惟。曰此而言。亦爲疏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真爾。亦可是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觀。安得肆習葆盡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虛己而遊乎世。使悅仰于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眾水皆見。清風既至。羣嶺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乎。堂堂乎。豈復見有譁爲非。無譁爲是。此則譁者自譁。無譁者自無譁。吾俱中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于無譁。弟子疲唇舌。消晷漏。唯對于

明道踐論於糟粕哉必欲且攷真偽、覈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終始研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筵、自觀其妙矣。

陳書傳緯傳文苑英華七百四十七

章華

華字仲宗、吳興人、侯景之亂、避地廣州之羅浮山寺、刺史歐陽頔署爲南海太守、及頔子紇敗、乃還京師、後主卽位、除大市令、禎明初、上書忤旨被殺。

上後主書

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卽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于嬖寵、惑于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轍、臣見麋鹿復遊于姑蘇臺矣。

陳書傳綽傳禎明初華上書  
極諫後主大怒卽日命斬之

伏知道

知道平昌安丘人梁武康令挺從子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嬈終成揮忽遂使家勝陽臺爲歡  
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  
妝猶聞徒佩願長廊之未盡尚分行嘔冀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  
莫令愁擬恆開錦幔遠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燠舖未徙定  
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溼愁隨玉軫琴鶴恆驚已覺錦水丹鱗  
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操香牋遂滿行雲可託夢  
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雙來  
一鸞差鏡勿使窺窗獨坐嬾娥笑人

藝文類聚  
三十二

謝貞

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江陵陷，入周，爲趙王侍讀。太建五年，歸國，除智武府外兵參軍。遷尚書駕部郎中，進侍郎，出爲始興王揚州主簿。遷錄事參軍，領丹陽丞。後主卽位，入掌中宮管記。遷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

遺疏告族子凱

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踏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于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棘，尋漏將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尸陀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耳。可將薄板周身，載以靈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又吾終少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卽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陳書謝貞傳又略見南史謝貞傳作載以露車覆以草席

褚玠

玠字溫理河南陽翟人爲王府法曹歷外兵記室天嘉中除桂陽王友遷太子庶子中書侍郎太建中除戎昭將軍山陰令被譖免還除電威將軍仁威淮南王長史尋掌東宮管記遷御史中丞卒官至德二年追贈祕書監有集十卷

風裏蟬賦

有秋風之來庭于高柳之鳴蟬或孤吟而暫斷乍亂響而還連垂玄綏而嘶定避黃雀而聲遷愁人今易驚靜聽今傷情聽蟬兮靡慙更相和兮風生終不校樹兮寂寞方復飲露兮光榮

初學記三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王毓藻校刊

全陳文卷十六終

全陳文卷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陸瓊

瓊字伯玉吳郡吳人梁給事黃門侍郎雲公子永定中州舉秀才文帝時爲寧遠始興王法曹行參軍兼尚書外兵郎進殿中郎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宣帝爲司徒召爲左西掾及卽位除太子庶子兼通事舍人轉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遷給事黃門侍郎領羽林監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後主卽位授散騎常侍度支尚書領揚州大中正遷吏部尚書召母憂去職至德四年卒贈領軍將軍有嘉瑞記三卷集二十卷案陳書陸瓊通陳寶應策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較什復

栗賦

四時遞威百果立芳綠梅春馥紅桃夏香何羣品之浮脆惟此質

之入長外刺同夫枳棘內潔甚于冰霜伏南安而來清列御宿而  
懸房薦羞則棋棹竝列加遵則葵葵同行金盤兮麗色玉俎兮鮮  
光周人目之戰懼大官稱于柏梁

初學記  
二十八

下符討周迪

告臨川郡士庶昔西京爲威信越背誕東都中興萌寵違戾是已  
目鷹鷂競逐菹醢極誅自古有之其來尚矣逆賊周迪本出輿臺  
有梁喪亂暴掠山谷我高祖躬率百越師次九川濯其泥沙假目  
毛羽裁解豚佩仍剖獸符卯翼之恩方斯莫喻皇運肇基頗布誠  
款國步艱阻竟微效力龍節繡衣藉王爵而御下熊旗組甲因地  
險而陵上日者王琳始貳蕭勃末夷西結三湘南通五嶺衡廣截  
定旣安反側江郢紛梗復生攢背擁據一郡苟且百心志貌常違  
言迹不副特旨新吳未靜地遠兵彊互相兼并成其形勢收獲器  
械俘虜士民茲日私財曾無獻捷時遣一介終持兩端朝廷光大

含弘引納崇遇遂乃位等三槐任均四嶽富貴隆赫超絕功臣加  
目出師逾嶺遠相響援按甲斷江翻然猜拒故司空愍公敦目宗  
盟情同骨肉城池連接勢猶唇齒彭亡之禍坐觀難作階此豐故  
結其黨與于時北寇侵軼西賊憑陵屢屢候糧悉曰資寇爵號軍  
容一遵僞黨及王師凱振大定區中天網恢弘棄之度外璽書綸  
誥撫慰綢繆冠蓋搢紳敦授重疊至于熊曇朗勦賊豐城克定蓋  
由儀同法苑之元功安西周敷之效力司勳有典懋賞斯舊惡直  
醜正自爲仇讎悖禮姦謀因此滋甚徵出淦城歷年不就求遣侍  
子累載未朝外誘遁亡招集不逞中調京輦規冀非常擅斂征賦  
罕歸九府擁過一賈害及四民潛結賊異共爲表裏同惡相求密加  
應援謂我六軍薄伐三越未寧屠破述城虜縛妻息分襲淦鎮稱  
兵蠡邦拘逼酋豪攻圍城邑幸國有備應時剏殄假節通直散騎  
常侍仁武將軍尋陽太守懷仁縣伯華皎明威將軍廬陵太守益

陽縣子陸子隆竝破賊徒剋全郡境持節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定  
州刺史領豫章太守西豐縣侯周敷躬扞溝壘身當矢石率茲義  
勇目寡摧眾斬馘萬計俘虜千羣迪方收餘燼還固墉堞使持節  
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新建縣侯法耗雄績早宣忠  
誠夙著未奉王命前率義旅既援數等又金子隆裒糧擐甲仍蹕  
飛走批熊之旅驅馳越電振武之眾叱咤移山目此追奔理無遺  
類雖復朽株將拔非待尋斧落葉就殞無勞烈風但去草絕根在  
于未蔓撲火止燎貴乎速滅分命將帥實資英果今遣鎮南儀同  
司馬湘東公相劉廣德兼平西司馬孫曉北新蔡太守魯廣達持  
節安南將軍吳州刺史彭澤縣侯魯悉達甲士萬人步出興口又  
遣前吳興太守胡機樹功將軍前宣城太守錢法成天門義陽二  
郡太守樊毅雲麾將軍合州刺史南固縣侯焦僧度嚴武將軍建  
州刺史辰縣子張智達持節都督江吳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

州刺史安吳縣侯吳明徹樓艦馬步直指臨川前安成內史劉士  
京巴山太守蔡僧貴南康內史劉峯廬陵太守陸子隆安成內史  
關愼並受儀同法姪節度同會故郡又命尋陽太守華皎光烈將  
軍巴州刺史潘純陁平西將軍郢州刺史欣樂縣侯章昭達並率  
貔豹逕造賊城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湘州  
刺史湘東郡公度分遣偏裨相繼上道戈船蔽水殺騎彌山又詔  
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歐陽頔率其子弟交州刺史威新除太  
子右率遂衡州刺史侯曉等討勦賊之兵踰嶺北邁千里同期百  
道俱集如脫穽誅更淹旬晦司空大都督安都已平賊異凱歸非  
久飲至禮畢乘勝長驅勦撲凶醜如燎毛髮已有明詔罪惟迪身  
黎民何辜一皆原有其有因機立功賞如別格執迷不改刑茲罔  
赦陳書周迪傳天嘉三年春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眾軍  
與高州刺史黃法氈豫章太守周敷討迪于是尚書下符  
下符司陳寶應

告晉安士庶昔隴西旅拒漢不稽誅遼東叛渙魏申宏略若夫無  
諸漢之策勳有扈夏之同姓至于納吳淠之子致橫海之師違似  
敗之命有甘誓之討況迺族不繫于宗盟名無紀于庸器而顯成  
三叛豈深四罪者乎案閔寇陳寶應父子并服支孽本迷愛敬梁  
季喪亂閔隅阻絕父既豪俠扇動蠻陬椎髻箕坐自爲渠帥無聞  
訓義所資姦諂爰肆蜂豺俄而解印炎行方謝網漏吞舟日月居  
諸棄之度外自東南王氣實表聖基斗牛聚星允符王迹梯山航  
海雖若款誠擅割瓊珍竟微職貢朝廷遵養含弘寵靈隆赫起家  
臨郡兼畫繡之榮裂地置州假藩麾之威卽封戶牖仍邑櫟陽乘  
華轂者十人保獎廬而萬戶又目威漢君臨推恩襲敬隆周朝會  
迺長滕侯由是紫泥青紙遠賁恩澤鄉亭龜組頒及嬰孩自谷遷  
喬孰復爲擬而苞藏鴆毒敢行狼戾連結雷異表裏周迴盟歃婚  
姻自爲唇齒屈強山谷推移歲時及我設騎防山定秦望之西部

戈船下瀨克匪澤之南川遂敢舉斧並助凶孽莫不應弦摧軀盡  
殪醜徒每曰罪在酋渠憫茲驅逼所收俘馘並勒釋放仍遣中使  
爰降詔書天網恢弘猶許改思異既走險迪又逃刑誑侮王人爲  
之川藪遂使袁熙請席遠歎頭行馬援觀蛙猶安井底至如道絕  
九賦剽掠四民闔境資財盡室封奪凡厥倉頭皆略黔首螫賊相  
扇叶契連蹤乃復踰超瀛溟寇擾浹口侵軼嶺嶠掩襲述城縛掠  
吏民焚燒官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史俞文閔明威  
將軍程文季假節宣猛將軍成州刺史甘他假節雲旗將軍譚瑄  
假節宣猛將軍前監臨海郡陳思慶前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  
宜黃縣開國侯慧紀開遠將軍新除晉安太守趙彖持節通直散  
騎常侍壯武將軍定州刺史康樂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軍  
都督東討諸軍事益州刺史余孝頃率羽林二萬蒙衝蓋海乘跨  
滄波掃蕩巢窟此皆明恥教戰濡須鞠旅累從楊僕亟走孫恩斬



蛟中流、命馮夷而鳴鼓、鼉鼉爲駕、櫓方壺而建旗、義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款到、累使求軍、南康內史裴思新、除輕車將軍、劉峯、東衡州刺史、錢道戡、並卽遣人、仗與紹賓同行、故司空歐陽公昔有表奏、請宣薄伐、遙途意合、若伏波之論兵、長逝遺誠、同子顏之勿赦、征南夢謝上策、無忘周南餘恨、嗣子弗忝、廣州刺史歐陽紇、克符家聲、聿遵廣略、舟師步卒、二萬分趨、水扼長鯨、陸擊封狐、董率衡廣之師、會我六軍、潼州刺史李贍、明州刺史戴晃、新州刺史區白獸、壯武將軍脩行師、陳畱太守張遂、前安成內史闕慎、前廬陵太守陸子隆、前豫章太守任蠻奴、巴山太守黃法慈、戎昭將軍湘東公世子徐敬成、吳州刺史魯廣達、前吳州刺史遂興、縣開國侯詳、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率緹騎五千、組甲二萬、直渡邵武、仍頓晉安、案轡揚旌、夷山堙谷、指期犄角、日制飛走、前宣威太守錢肅、臨川太守駱夏、太子左衛率孫詡、尋陽

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劉廣德、並隨機鎮遏、絡驛在路、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侯汝縣侯嚴中流、已爲後殿、斧鉞所臨、罪惟元惡、及畱異父子、其黨主帥、雖有請泥函谷、相背淮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效、非止肆責、仍加賞擢、其建晉士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明加撫慰、各安樂業、流寓失鄉、卽還本土、其餘立功立事、已具賞格、若執迷不改、同惡趁趨、斧鉞一臨、罔知所赦、陳書陳寶庭傳天嘉四年命章昭達都督眾軍由建安南道度嶺已討寶應并詔宗正絕其屬籍于是尚書下符

陸瑜

瑜字幹玉、瓊從父弟、天嘉中州舉秀才、除驃騎安成王行參軍、轉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太建中遷尚書祠部郎中、歷杜陽王功曹史、兼東宮管記、累遷永陽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卒、至德二年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

琴賦

龍門琦樹、上籠雲霧、根帶千仞之溪、葉泣三危之露、忽紛糅而交下、終摧殘而莫顧、逢蔡子之見矜、識奇響于餘煙、飛青雀兮歌綺殿、引黃鶴兮慘離筵、吟高松兮落春葉、斷輕絲兮改夏絃、歡曲舉而情踴躍、引調奏而涕流漣、亦有辭鄉去國、對此悲年、初學記十六

沈仲由

仲由、光大中爲廷尉監、

列上測獄款、不款人數

別制已後、有壽羽兒一人、坐殺壽慧、劉扁渴等八人、坐偷馬仗、家口渡北、依法測之、限訖不款、劉道朔坐犯七次偷、依法測立首尾二日而款、陳法滿坐、被使封藏、阿法受錢、未及上而款、陳書沈沈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召新制過、暫請集會、尚書詳議、則引正曰、未知供所測人、有幾人款、幾人不款、須前責取人名及數、并其罪目、然後更集得廷尉監沈仲由列稱

威權

權、光大中爲通事舍人

測獄刻數議

比部范泉新制尚書周弘正明議、咸允虞書惟輕之旨、殷頌敷正之言、竊尋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已後凡有獄十一人、其所測者十人、款者唯一、愚謂染罪之囚、獄官宜明加辯析、窮攷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啟審分判、幸無濫測、若罪有實驗、乃可啟審、測立此則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攷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竊尋舊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寬優、十中不款者九、參會兩文、寬猛實異、處當列上、未見釐革、愚謂宜付典法、更詳處當列上之文、陳書沈仲由傳  
舍人咸權議

徐君勣

君敷大建中爲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

奏劾南康王方泰

臣聞王者之心匪漏網而私物至治之本無屈法而由慈謹案南康王陳方泰宗屬雖遠幸託葭莩刺舉莫成共治罕績聖上弘已悔往許其錄用宮闈寄切宿衛是尸豈有金門旦啟玉輿曉蹕百司馳驚千隊騰驤憚此翼從之勞妄興晨昏之請繼日危冠淇上袂服桑中臣子之僞莫斯爲大宜從霜簡允宣冬官臣等參議請依見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謹言白簡奏聞

陳書南康王曇朗附傳

奏劾武陵王伯禮

臣聞車履不俟君命之通規夙夜匪懈臣子之恆節謹案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夙擅英猷久馳令問惟良寄重粉鄉是屬聖上愛育黔黎畱情政本共化求瘼早

赴皇心、遂復舊、緩歸驂、取移涼、悞遲回去、鷄空淹、載路淑慎、未彰  
違悔斯在、繩愆檢迹、曰爲愆戒、臣等參議、曰見事免、伯禮所居官  
曰王還第、謹曰白簡奏聞、陳書武陵王伯禮傳大建初爲吳興太守十一年春被代徵還遷延不發其年  
徐君敷奏云云詔曰可

張君祖

君祖未詳

馮惟訥詩紀云張君祖庾僧淵詩有晉庾陳無此也高僧傳有庾僧淵竺法雅並在晉或是顗與庾字誤

贈沙門竺法顗

詩序

沙門竺法顗遠還西山作詩曰贈因亦嘲之省其二經聊爲之讚  
道樹經讚

峩峩王舍國鬱鬱靈竹園中有神化長空觀體善權私呵晞光景  
豈識眞跡端恢恢道明元解發至神權飄忽凌虛起無云受慧難  
三昧經讚

迹超十二燒戒由三昧成賢行極妙住道志慧曰明九本旣殊動

四禪不同冥淵哉不起滅始自無從生借問道氣倫安測泥洹靈

廣宏明  
集四十

庾僧淵

僧淵未詳

代荅張君祖詩序

省贈法穎詩經通妙遠聲聲清綺雖言不盡意殆亦淺矣夫詩者  
志之所之意迹之所寄也忘妙元解神無不暢夫未能冥達元通  
者惡得不有仰鑽之詠哉吾想茂德之形容雖栖宇殊塗標寄元  
同仰代荅之未足盡美亦各言其志也廣宏明  
集四十

朱世卿

世卿未詳

案釋真觀因緣無性後論云泉  
亭合德有朱三讓者即其人也

法性自然論

釋真觀作因緣  
無性論已駁之

寓茲先生喟然歎曰夫萬法萬性皆自然之理也夫唯自然故不

得而遷貿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人終不能一時而爲惡。惡人復曰：惡之不足誠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爲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爲善，體愚者不自覺其爲惡，皆自然而然也。座右之賓，假氏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哉！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謬聖人之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言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爲其不然也？蓋天地扶大道之功，以載育聖人，合天地之德，以設敘序仁義五德，以檢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與善人。六極序而隆行，德、五福陳而善心勸，三世爲將，規覆敗之權，七葉修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俟，邴昌疏而紹國，斯道家之效也。何先生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貿者哉？先王笑而應曰：世所謂將繩之人，繩盡



而不知遷若大夫之徒是也。敬課管陋爲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百姓育而五材用。此句者隔萬法而盡然焉。人爲生最靈、膺自然之秀氣、稟妍媸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之情、挺窮達脩短之命、封愚智善惡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于情、感物而動、窮達脩短藏之于命、事至而後明、妍媸盈減著之于形、有生而表見、愚知善惡封之于性、觸用而顯微。此八句者總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有造爲之者。夫有造爲之者必榮有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謬。此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蓋聖人設權巧以成教、借事似已勸威、見強勇之暴寡怯也、懼刑戮之弗禁、乃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命之不可易、序福善曰獎之、故聽其言也。伯若不爽、徵其事也。萬不一驗、子呂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蒸嘗莫主、由遭行之所招、身居逆樂爲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戮。孫叔少不埋。

蛇長無令升之貴。邴吉前無陰德。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天道已重華文命。蒼鯁叟之極恩。呂尚以丹朱。跖堯舜之至聖。大伯三世無翫兵之咎。而假嗣于仲虞。漢祖七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稱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顏冠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吝。冉在四科之仞。致斯人之歎。而商臣累王荆南。冒頓世居塞北。首山無解顏之鬼。汨水有抱怨之魂。二康成百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王褒哀變隴木。適受非妄之災。二生居衛。覆舟之痛誰罪。三仁在亳。剖心之酷何辜。若乃側近邦畿。密近世代。非墳籍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孟門之險。心庫豺虺之毒。役慮唯日。害他爲念。行已必用利我爲先。雖刀推其尖銳。谿壑訝其難滿。內則百兩外縈。千鍾內實。優偃綺羅。坐列甘膩。鳴金綰玉。富逸終身。自有懷白璧而爲襟。瑩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啟蠶之殺手。不忍折方長之條。懷殊材而莫采。蓄美志而誰賔。

偏糝于冗雜之中見底于鄉閭之末抱飢寒而溘死與麋鹿而共  
埋享嘗寂漠孀孩無寄名字不聞湮沈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哉  
是知桀跖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及問曾之篤行勿擬後慶之當  
臻故鵠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必得之不肖者未必失  
之斯之謂矣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爲名者必廉廉  
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若然者則貧賤者立名之士所營而至  
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此  
乃一隅之說非周于理者也夫富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  
得貧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有富貴而非貪求貧賤  
而不廉讓且子罕言命道藉人宏故性命之理先聖之所憚說善  
惡報應天道有常而闢哉譬如溫風轉華寒飈颺雪有委糞糞之  
下有累玉階之上風飄無心于厚薄而華霰有穢淨之殊途天道  
無心于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術子聞于公待封而封至嚴母

望喪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遇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株而冀狡兔之更獲耳大夫于是斂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迷而昧通途守狹近而失遐曠今承德音煥然蒙啟譬猶疏獨伏尸歷萬古而忽悟中山沈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

呂銘諸紳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之情包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于是爭奪之事斯興才識均者不能相御天生仁聖實使司牧樂者聖人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呂檢其迹五音之和呂導其心設爵呂勸善縣刑呂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響玉帛云乎非無爲所薦鼓鐘斯合豈自然而諧千科滿目靡非力用所構百貫參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武之臣隸周孔之學徒出入戶牖伏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憑也惡人知惡之不足誠也善不能招慶禍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翩翩

傷下  
脫身字

蠕動猶知去就。況人爲最靈。而同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譬之非類。情所未達。敬待清酬。荅曰。若盧敖北遭若士。自傷足跡之未曠。河宗東窺溟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子已屈伸俯仰。心慮所爲。雕鏤剪琢。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者天地之所生。請爲吾子近取諸身。則可已。遠通諸物。子已耳聞眼見。足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疴疾。冷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者自知智之所在者乎。若識遍身中。傷則識裂。智若隨事起。事謝則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于是推近已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自知其所由而製。聖人不自知其所由而生。兩像亦不知所由而立矣。于是殊形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爲者。乃大無爲也。子云。

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故唐虞盛聖加日五臣文武重光益日十  
亂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代貽咎于天地大舜大堯非欲  
生不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割孔子歷聘棲遑卒云執鞭  
不憚顏稱同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可謂妙取捨矣  
天能令東海亢旱不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塹未若救杞  
梁之殞故榮落死生自然定分若聖與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  
存顯然廣宏明集二十五

楊輦

輦未詳

奏流拘那羅陀

嶺表所譯眾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  
流荒服續高僧傳一拘那羅陀華言親依或云波羅末陀譯云真諦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陳文卷十七終

全陳文卷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闕名

奏請議沈孝軌諸弟除服

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久而未返此月晦卽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爲至月末除靈內外卽吉爲待主人還情禮申竟

陳書沈洙

傳前祖受禪有司奏

奏加始興王戎號置佐史

夫增崇徽號飾表車服所曰闡彰厥德下變民望第二皇子新除始興王伯茂體自尊極神姿明穎玉趾鵬辰蘭芬綺歲清輝美譽日茂月升道鬱平河聲超袞極皇情追感聖性天深日本宗闕緒纂承藩嗣雖珪社是膺而戎章未襲豈所曰光崇睿哲寵樹皇枝



臣等參議宜加寧遠將軍置佐史

陳書始興王伯茂傳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于

是尚書八座奏

奏封第三皇子伯山

臣聞本枝惟允宗周之業弘盤石既建皇漢之基斯遠故能協

宣五運規範百王式固靈根克隆卜世第三皇子伯山發睿德于

鄙年表岐姿于卯日光昭丹掖暉映青閭而玉圭未秉金錫靡駕

豈所目敦序維翰建樹藩戚臣等參議宜封郡陽郡王

陳書鄱陽王伯山傳

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座奏

奏治始興王叔陵死後餘罪

逆賊故侍中中軍大將軍始興王叔陵幼而狠戾長肆貪虐出撫

湘南及鎮九水兩藩毗席埽地無遺蜂目豺聲狎近輕薄不孝不

仁阻兵安忍無禮無義唯戮是聞及居偏愛姪樂自恣產子就館

日月相接晝伏夜遊恆習姦詭抄掠居民歷發丘墓謝太傅晉朝

佐命草創江左，斲棺露骸，事驚聽視。自大行皇帝寢疾，翌日未瘳，叔陵曰：「貴介之地，參侍醫藥，外無戚容，內懷逆弑。」大漸之後，聖躬號咷，遂因匍匐，手犯乘輿。皇太后奉臨，又加鋒刃，窮困極逆。曠古未儔，賴長沙王叔堅誠孝懇，至英果奮發，手加挫拉，身蔽聖躬。叔陵仍奔東城，招集兇黨，餘毒方熾，自害妻孥。雖應時梟懸，猶未撫憤。怨臣等參議，請依宋代故事，流尸中江，汙渚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塋。陳書始興王叔陵傳：高宗崩，叔陵曰：「劉劭兵千人，俄而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斬其首，送于臺，尚書八座奏。」啟請徐陵改斷，大行依御服。

案羣議斟酌舊儀，梁昭明太子喪成服儀注，明文見存，足爲準的。成服日侍官理不容猶從吉禮，其葬禮分吉，自是山陵之時，非關成服之日，愚意劉舍人議于事爲允。陳書劉師知傳：高祖崩六日，座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吉服。劉師知議宜服，繼經徐陵同博士請時八座曰：「下並請。」

釋氏

慧愷

慧愷與法泰等知名梁代入陳居廣州制旨寺

攝大乘論序

夫至道弘曠無思不洽大悲平等誘進靡窮德被含生理非偏漏但迷塗易久淪惑難息若先談出世則疑性莫啟故設教立方各隨性欲唐虞之前圖牒簡少姬周已後經誥弘多雖復製禮作訓並導之曰俗法而真假妙趣尚冥然未覩故迹隱蔥嶺日西教祕滄海之外自漢室受命方稍東漸爰及晉朝斯風乃盛梁有天下彌具興隆歷千祀其將半涉七代而迄今法蘭導清源于前童壽振芳塵于後安徵騁壯思曰發義端生肇擅立言曰釋幽致雖並策分鑣同瀾比派而深淺競馳昭晦相雜自茲日降篤好逾廣莫不異軌同奔傳相祖習而去取隨情開抑殊軫慧愷志慚負業勤

愧取瑩謬得齒迹學徒稟承訓義遊寓講肆多歷年所名師勝友  
備得諮詢但綜涉疏淺鑽仰無術尋波討源多所未悟此蓋愚弱  
于文字思迷于弘旨明發興嗟負心非一每欲順風問道而未知  
厥路有三藏法師是優禪尼國婆羅門種姓頗羅墮名拘羅那他  
此土翻譯稱曰親依識鑒淵曠風表俊越天才高桀神辯閑縱道  
氣逸羣德音邁俗少遊諸國歷事眾師先習外典洽通書奧苞四  
韋于懷抱吞六論于胃衿學窮三藏貫練五部研究大乘備盡深  
極法師既博綜墳籍妙達幽微每欲振立宗于他域啟法門于未  
悟目身許道無憚遠遊跨萬里猶比鄰越四海如咫尺呂梁太清  
二年方屆建業仍值梁季混淆橫流荐及法師因此避地東西遂  
使大法擁而不暘未至九江及遊五嶺凡所翻譯卷軸未多後適  
閩越敷說不少法師每懷慷慨所歎知音者希故伯牙絕絃子和  
泣璧良由妙旨之典難辯盈尺之珍罕別法師遊方既久欲旋返

全陳文卷十八

書

三

舊國經塗所互、遂達番禺、儀同三司廣州刺史陽山郡公歐陽頲、  
歡表岳靈、德洞河府、經文緯武、匡道佐時、康流民于百越、建正法  
于五嶺、欽法師之高行、慕大士之勝軌、奉請爲菩薩戒師、恭承耋  
弟子禮、愷昔嘗受業、已少滌沈蔽、服膺未久、便致睽違、今重奉值  
倍懷蹈儼、復欲渝和稟德、訪道陳疑、雖殷勤三請而不蒙允、遂怵  
然失圖、心魂靡託、衡州刺史陽山公世子歐陽紇、風業峻整、威武  
貞拔、該聞文史、深達治要、崇瀾內湛、清輝外溢、飲賢味道、篤信愛  
奇、躬爲請主、兼申禮事、法師乃欣然受請、許爲翻譯、制旨寺主慧  
智法師、戒行清白、道氣宏壯、志業閑瞻、觸途必舉、匡濟不窺、輪奐  
靡息、征南長史袁敬德、履冲明、志託夷遠、微猷清簡、冰桂齊質、彌  
諸蕃正、民譽早聞、兼深重佛法、崇情至理、黑白二賢、爲經始檀越、  
辰次昭陽、歲維協洽、月呂姑洗、神紀句芒、于廣州制旨寺、便就翻  
譯、法師既妙解聲論、善識方言、詞有隱而必彰、義無微而不暢、席

問因文終朝靡息、愷謹筆受、隨出隨書、一章一句、備盡研覈、釋義  
皆竟、方乃著文、然翻譯之事、殊難、不可存于華綺、若一字參差、則  
理趣胡越、乃可令質而得義、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翻、文質相  
半、與僧忍等同共稟學、夙夜匪懈、無棄寸陰、卽目其年樹檀之月、  
文義俱竟、本論三卷、釋論十二卷、義疏八卷、合二十三卷、此論乃  
是大乘之宗極、正法之祕奧、妙義雲興、清詞海溢、溪固幽遠、二乘  
由此迷墜、曠壯該含、十地之所宗學、如來滅後、將千一百餘年、彌  
勒菩薩投適時機、降靈俯接、忘己屈應、爲阿僧伽法師、廣釋大乘  
中義、阿僧伽者、此言無著、法師得一會道體、二居宗、該立鑒極、凝  
神物表、欲敷闡至理、故製造斯論、惟識微言、因茲得顯、三性妙趣、  
以此而彰、冠冕彝倫、舟航有識、本論卽無著法師之所造也、法師  
次弟婆藪槃豆、此曰天親、道亞生知、德備藏往、風格峻峙、神氣爽  
發、稟厥兄之雅訓、習大乘之弘旨、無著法師所造諸論、詞致淵理、

玄趣難曉將恐後生復成紕紊故製釋論曰解本文籠小乘于形  
內挫外道于筆端自斯已後迄于像季方等圓教乃咸宣通慧覺  
不揆虛薄情慮庸淺乃欲泛芥舟于巨壑策駘足于長路庶累豪  
成仇聚燭爲明有識君子幸宜尋閱其道必然無失墜也釋藏  
物六  
阿毗達磨俱舍釋論序

正教本宗文惟三藏梵音所闢諒無異說法相溪微名實繁曠若  
非圓明獨朗孰能通達自曰隱類多之山月翳羅睺之手時移解  
昧部執競興或曰文釋義或曰義判文雖復得失參差皆曰三藏  
爲本可謂殊塗同歸一致百慮者也尋十八部師及弟子並各造  
論解其所執于一部中多有諸論此土先譯薩婆多部止有毗婆  
沙及雜心四卷毗婆沙明義雖廣而文句來不具足雜心說乃處  
中止述自部宗致四卷過存省略旨趣難可尋求此土先譯經部  
止有成實一論成實乃曰經部駁斥餘師其間所用或同餘部又

于破立之中、亦未皆盡其妙、且傳譯參差、難可具述、佛滅度後、千一百餘年、有出家菩薩名婆藪槃豆、器度宏曠、神才壯逸、學窮文字、思微淵源、德隆終古、名蓋當世、造大小乘論、凡數十部、竝咸宣行、靡不宗學、法師德業、具如別傳、先于薩婆多部出家、仍學彼部所立三藏、復見彼法多有乖違、故造此論、具述彼執、隨其謬處、目經部破之、故此論本宗是薩婆多部、其中取舍、目經部爲正、博綜羣籍、妙拔眾師、談立微窮于奧極、述事象略而周徧、顯成聖旨、備擢異說、立不可闕、破無能擬、義兼數論、而深廣愈之、詞不繁而義顯、義雖深而易入、故天竺咸稱爲聰明論、于大小乘學、悉依此爲本、有三藏法師俱羅耶他、聰敏強記、才辯無竭、願學多聞、該通內外、爲弘法故、遠遊此國、值梁室將傾、時事紛梗、法師避地東西、垂二十載、欲還天竺、來至番禺、慧澄因請翻講、攝大乘等論、經涉二年、文義方畢、法師爾後猶欲旋歸、刺史歐陽紇尚仁貴道、久申敬



事重復請留彌加殊禮。慧愷與僧忍等更請翻講此論。目陳天嘉四年歲次閏逢龍集。閏正月二十五日。于制旨寺始就開闢。或品未畢。仍事徙居于南海郡內。續更敷說法。師遊方既久。精解此土音義。凡所翻譯。不須度語。但梵音所目。于義易彰。今既改變梵音。詞理難卒符合。故于一句之中。循環辯釋。翻覆鄭重。乃得相應。慧愷謹卽領受。隨定隨書。日夜相繼。無懈晷刻。至其年閏十月十日。文義究竟。論文二十二卷。論偈一卷。義疏五十三卷。刺史仍請于城內講說。既得溫故。頓識大宗。非唯闇弱多有疑滯。又恐所翻不免謬失。至天嘉五年歲次柔兆二月二日。與僧忍等更請法師重譯論文。再解義意。至光大元年歲次強圉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定前本始末究竟。長史袁敬識鑒沈深。信解明正。長史長子元友愛文重法。博學多藝。竝禮事法師。備盡經始。結南中翻譯。悉賴此貴門。方希永傳來世。目爲後生模式。佛法大海。深廣無際。若不局

一塗能信順求學豈不同泔甘露共舂齋蒿者哉如或專執非所喻也釋藏鼓一

釋慧達

慧達潤州江寧縣小招提寺沙門

夾科肇論序

慧達率愚通序長安釋僧肇法師所作宗本物不遷等四論但末代弘經允屬四依菩薩爰傳茲土抑亦其例至如彌天大德童壽桑門竝創始命宗圖辯格致播揚宣述所事玄虛唯斯擬聖默之所祖自降乎已還歷代古今凡著名僧傳及傳所不載者釋僧叡等三千餘僧清信檀越謝靈運等八百許人至能辯正方言節文階級善覈名教精搜義理捐此羣賢語之所統有美若人超語兼默標本則句句深達佛心明末則言言備通聖教諒是大乘懿典方等博書自古自今著文著筆詳次名賢所作諸論或六家七宗

爰延十二、竝判其臧否、辯其差當、唯此憲章、無弊斯咎、良由襟情  
泛若、不知何係、譬彼淵海、數越九流、挺拔清虛、蕭然物外、知公者  
希、歸公採什、如日不知、則公貴矣、達猥生天、幸逢此正音、忻躍弗  
已、響譙無疲、每至披尋、不勝手舞、誓願生生、盡命弘述、達于肇之  
遺文、其猶若是、況中百門、觀爰泊方等、溪經而不至、璚乎世、諺咸  
云肇之所作、故是誠實真諦、地論通宗、莊老所資、猛浪之說、此實  
巨蠱之言、欺誣亡沒、街巷陋音、未之足拾、夫神道不形、心敏難繪、  
既文拘而義遠、故眾端之所詭、肇之上意、豈徒然哉、良有目也、如  
復徇狎其言、願生生不面、至獲忍心、還度斯下、達留連講肆、二十  
餘年、頗逢重席、末櫛斯論、聊寄一序、託悟在中、同我賢余、請俟來  
哲、夫大分深義、厥號本無、故建言宗旨、標乎實相、開空法道、莫逾  
真俗、所目次釋二諦、顯佛教門、但圓正之因、無上般若、至極之果、  
唯有涅槃、故末啟重立明眾聖口口宅、雖目性空、擬本無、本不可稱、

語本絕言非心行處然則不遷當俗俗則不生不眞爲眞眞但名說若能放曠蕩然崇茲一道清耳虛襟無言二諦斯則淨照之功著故般若無知無名之德興而涅槃不稱余謂此說周圓罄佛淵海浩博無涯窮法體相雖復言約而義豐文華而理詣語勢連環意實孤誕敢是絕妙好辭莫不竭茲洪論所已童壽歎言解空第一肇公其人斯言有由矣彰在翰牘但宗本蕭然莫能致詰不遷等四論事開接引問荅析微所已稱論

釋曇瑗

曇瑗金陵人住光宅寺有集六卷

荅津律師書

信來枉告良用懽然余學慙技癢人非準的中閒雖曾講授不異管內闕天豈足作範後昆踵武前哲蓋身疾弗瘳門人引去一師威業廢而莫傳五十之年忽焉將至長夜永懷惆悵何已每有好

事者日相請逼遂已罷老復成自願如法師數子本出名家洛下  
奇才當今利齒必欲掇覈論部任持律藏方爲美器日見絕塵復  
有海表奇僧聚中開土皆學無常師不遠而至訪道質疑足稱一  
時之樂不意胡兵犯蹕虜馬飲江塔廟焚如義徒道殣卽日京華  
故老倚席不談乃復爰訪幽阿令其訓導久廢無次何旨誨人故  
乃荆棘生乎口中雌黃謬于舌杪矣煎水求冰未足爲喻仁能近  
顧方陳寸款媛白廣宏明集三十二又一本在二十七上

與梁朝士書

光宅寺曇瑗白竊惟至人垂誨各赴機權故外設約事三千內陳  
律儀八萬誠復楷訓異門無非懲惡孔定刑辟已詰姦宄釋敷羯  
磨用擯違法二聖分教別有司存頃見僧尼有事每越訟公府其  
內外殊揆科例不同或內律爲輕外制成重或內法爲重外網更  
輕凡情僂僂肆其阿便若苟欲利己則捨內重而附外輕若在陷

地則棄內輕而依外重、非唯穢黷時宰、便爲頓乖理制、幸屬明公、匡弼社稷、和燮陰陽、舟楫大乘、柱石三寶、遐邇向風、白黑兼度、貧道忝居僧例、頗采習毗尼、累獲僧曹送事、訪律詳決、尋佛具切戒國有憲章、徒僧家諍執、未審依何折斷、謹致往牒、仁奉還旨、庶成約法、永用遵模、釋曇瑗上、唐宏明三十二又一本在二十七上

釋惠津

惠津未詳、

與瑗律師書

惠津和南、竊聞尋師萬日、已禮見知、而津伏奉未淹、過蒙優接、昔鄒陽上書、乃可引爲上客、宋玉陳賦、則一賜已良田、且復康會來吳、才堪師表、摩騰入漢、行合律儀者哉、故知道在人、宏德不孤立、儔今訪古、竝非其例、豈可虛佩寵靈、坐安隆渥、便是名踰分外、譽起身表、但法輪初啟、請業者如雲、非直四海同風、天下慕義、遂令

負笈之徒、排肩自遠、歸仁之士、繼踵來儀、華陰成市、曾何足云、舉  
袂如帷、豈得獨高前代、況乃闡禪定之初門、開智慧之燈炬、信實  
傾河倒海、宣說不窮、先進者陷于金城、後生者摧其利齒、可號熏  
修戒善、能令十地瓔珞、守持身行、則使人正莊嚴、允穆聖凡、叶和  
幽顯、加有懷鉛握錘之好、聚螢流麥之勤、或剖蚌求珠、開河出寶、  
而惠津一介無取、內外靡聞、學謝懸鐘、言慚散粉、同斯曲水、空廁  
直蘭、類此蒹葭、謬參玉樹、乃知滄溟汪濊、不待毫滴之珠、華嶽穹  
崇、寧俟遊塵之壤、譬茲秋鳳、如彼春林、墜獨葉不預百枝、落一手  
何關六翮、正言身名、仰委觸途、憑累區區寸誠、喻如皎日、不意三  
邇有務、四郊多壘、致使虧贊、講筵請益成廢、及言悲鯁、寧可具披  
所冀難靜障除、更敦諮受、不任戀結、行遣祇承、惠津和南、  
廣宏明集二十

二又一本在二十七上 案此  
與跋書皆梁末侯景亂後也

智文

智文未詳

格僧僧轉輸運力詞

聖上誠異宇文廢滅三寶君子爲國必在禮義豈宜冒勝上福田  
爲胥下之役非止延敵輕漢亦恐致罪尤深

續高僧傳  
二十七

闕名

大乘唯識論序

唯識論者乃是諸佛甚深境界非是凡夫二乘所知然此論始末  
明三種空何者爲三一者人無我空二者因緣法體空三者眞歸  
佛性空我空者我本自無但凡夫之人愚痴顛倒于五陰中妄計  
爲有何目知無凡夫依心識妄想分別于五陰因緣法中見我爲  
有然此我相于五陰中實不可得若爾般若觀此五陰中一二離  
一實體不可得猶如兔角若有此我于一中住者應于一中見應  
于異中見應于和合中見云何一中無我者自有常無常過故若



有我與五陰一者、五陰無常、我亦應無常、復有我若與陰一者、我  
是常故、陰亦應常、若我與陰二者、一邊卽同前無常、一邊卽同前  
常、若離二邊者、此亦不然、離于二邊、別相不可得、是故實無神我、  
如是知者、名入人無我空、因緣法體空者、謂諸色等因緣法、曰隨  
俗因緣起、云何隨俗因緣起、世人見牛起于牛想、不起馬想、見馬  
起于馬想、不起牛想、色等法中、亦復如是、見柱起柱想、不起色想、  
見色起色想、不起柱想、如薪火相待、無實薪、曰離于薪、更無實火、  
曰離于火、更無實薪于薪、更無實火能作薪、因曰離于火、更無實  
薪能作火、因而見火說假名薪、見薪說假名火、曰相待成、故如是  
能成所成、而不離能成、因而有所成、不離所成、因而有能成、如彼  
薪火能成所成、亦實無、是名因緣法體空、真如法空者、所謂佛性  
清淨之體、古今一定、故經云、佛性者、名爲第一義空、所言空者、體  
無萬相、故言其空、無萬相者、無有世間色等有爲法、故無萬相、非

是同于無性法。言其真如法體。是故經云。去八解脫者。名不空。空是故不同。無法空也。若如是觀。是名解真如法空。

唯識論言。唯識者。明但有內心。無色香等外諸境界。何目得知。如人目有膚翳。妄見毛輪。拋闍婆城等種種諸色。實無前境界。但虛妄見。有如是諸眾生等。外諸境界。故言唯識。若爾。但應言破色。不應言破心。此亦有義。心有二種。一者相應心。二者不相應心。相應心者。謂無常妄識。虛妄分別。與煩惱結。使相應。名相應心。不相應心者。所謂常住第一義諦。古今一相。自性清淨心。今言破心者。唯破妄識煩惱相應心。不破佛性清淨心。故得言破心也。

釋藏部二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修羅傳事務高王毓藻校刊

全陳文卷十八終